

主编 宗汉星

优秀中短篇小说集

聊城市
城市文
作协联
编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聊城市作协
聊城市文联 编

优秀中短篇小说集

——聊城市建国五十周年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集

主编 宗汉星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优秀中短篇小说集/聊城市文联、聊城市作协编. - 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1999

ISBN 7-5329-1777-0

I. 优… II. ①聊… ②聊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0412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聊城长虹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73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

定价:22.00 元

献给建国五十周年

编委主任	玄先昌		
编委副主任	宗汉星	宋益乔	
编委	(以姓氏笔画为序)		
	王同坤	石兴泽	李立泰
	朱 静	杜德禄	张 军
	姜建国	臧利敏	

目 录

官塘之谜.....	张方文(1)
姐姐	刘文忠(37)
被窒息的爱情	宗汉星(46)
最后一个和尚	李立泰(68)
老大家的	张 军(73)
繁衍	刘书康(84)
牛牛和牛	王 涛(93)
管区书记.....	乌以强(104)
老元 and 老田.....	范 玮(116)
七月流火(节选).....	张小小(127)
一人办公.....	杨林鸿(138)
墙外.....	于 兰(146)
爱的第二次选择.....	王长勇(153)
午后.....	臧利敏(169)
失传.....	张建新(180)
那里寄存着希望.....	郝建国(186)
血鸟(外一篇).....	刘 北(200)
流萤.....	董子亮(203)
门洞.....	王 朴(230)

特产·····	赵克波(237)
并骨·····	赵中田(246)
嫁妆·····	吕兰蕙(251)
小楼喜剧·····	张方文(258)
腰窝镇西郊·····	李立泰(270)
笔记小说二题·····	张 军(288)
猫眼·····	王 涛(304)
疯恋·····	刘书康(327)
父亲·····	乌以强(339)
不谈交易·····	张建新(345)
后记·····	(349)

官塘之谜

张方文

一 官塘上的事变，令人伤心的事变。 以后叫人怎么活呢？

孙官塘是个村庄。村东头真有一汪大官塘，打老辈子它就归全村公有，官塘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它不算太大，可也实在不小。村里顶棒的角儿也不可能一口气从这沿皂到那沿。不吹牛，谁不信谁就来试试！

这一带干旱缺水。一到春天，连赵王河里都能跑大车，就甭提旁处了。唯独这官塘水波泱泱，一滴也不见少。关于它的历史渊源，说法不一。有人说，早在孙家的老祖宗在这里辟荒开地、盖房立村以前就有了。有人说是修村东那天齐庙时取土挖下的，那高高的庙台就是证明。要不那土是哪里来的？有人说的更神：这塘是个天生的“海眼”，直通东海龙宫。那天齐庙里的孙大圣赴东海龙王的筵席就经过这里……究竟谁说的对，只有天知道。反正这官塘水很旺就是了。

官塘的景色数夏天最美。那水鲜亮、透明，像镜子一般，映着天

光云影。水面上星星点点飘着娇嫩的绿萍，塘沿处芦苇亭亭玉立。岸边的垂柳像个爱干净的小丫头，把头发梳得齐齐整整。鱼儿耐不住寂寞，泼剌剌跳出水面看景致，那雪白的鹅儿和笨拙的鸭子就急忙赶来了……

这里是女人的天下，一天到晚捣衣声啪啪地不断。这儿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中午和傍晚放学以后，他们成群结队奔这里来了。一个个脱得光溜溜的，先用自己的热尿暖暖肚脐，然后就鱼儿一般扎到水里去了，扎猛子、狗刨、呐喊着撩水开仗，用泥团和浪头向别人攻击。打累了，或者闹恼了，就各自仰脸朝上，浮在水面上晒蛋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有时爬到塘沿的草地上像卸了磨的驴儿一样打滚儿……直到妈妈做的饭搁凉了，直着喉咙叫骂时，他们才不得不穿上衣服，跟头骨碌地回家去。

饭后，如果天色还早，他们也要来玩上一阵。不过这一回要特别小心，要随时警惕老师来突袭。离开的时候不能让鞋上粘上乌黑的塘泥，也不能让身上留下水锈。否则，让老师检查出来会挨训、受罚、拧耳朵。那滋味儿是很不好受的。

啊，官塘，你给了孩子们多少欢乐？孩子们为你受到过多少责骂和处罚？那是最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的。可是孩子们往往只记得欢乐。春去夏来，柳丝儿上的新叶刚刚长齐，芦苇还没来得及挺直身子，塘水乍暖还凉，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玩水了。

夏季天长，后晌放学时候太阳还老高。这一天，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少，暂时让它们在书包里休息。人更需要休息。连着上了三节课，屁股被硬板凳硌得发麻。数学公式和生字生词老打架，把脑瓜搅得乱哄哄的，不把它晾一晾行么？

回家也不行。妈妈不是让看小妹妹，就是丢给一只篮子：割牛草去！让人怪烦的。还是上官塘玩玩最好。

鸟无头不飞。跑在头里的名叫孙全球。他眼睛又大又亮，双眼皮不住地扑闪着，显得聪明而机灵。他个儿高，腿很长。上身是一

件崭新的海魂衫，下头是条显得短了的海蓝色裤子。塞得鼓鼓囊囊的书包在他屁股上蹦跳着。他跑一阵就回头瞅一眼他的伙伴。见他们还跟不上，他就转过身来倒着走，好随时和人说话儿。他对伙伴们的迁磨显然不满意，却不敢明显地流露出来。因为实际的头领不是他，是走在中间的孙二庆。

孙二庆的眼睛很细，让人瞧不见他的眼珠，嘴唇挺厚，老是紧紧地闭着，显得认真而严肃。他力气大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；功课也好，还当着班长。他轻易不开口，说一句话就很管用。这自然就很有威信。

“走哇，太阳要落了！”孙全球尖声喊。他实在耐不住了。

众人看孙二庆仍然不紧不慢地走，就放弃了飞跑的念头。孙二庆不合时宜地穿着件又肥又大的夹袄，头上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，再加快就要放大汗了。

快也罢，慢也罢，反正路不太远，眨眼工夫官塘也就到了。

许久没来，孩子们发现官塘有些变了。塘沿上被雨水冲出来的那些沟沟坎坎，让人仔细地填补好了。垂柳的枝杈被人割去了不少。青草也没往年茂盛，稀稀拉拉、东歪西倒，显然被人狠狠地践踏过。塘水发乌，水面上飘着一些草屑，那娇绿的浮萍一片也不见了。

但官塘毕竟是官塘。那泡在水里的恣劲儿，开水仗的快活滋味儿，孩子们记忆犹新。管它变不变的，先跳下去玩一阵再说。有几个冒失鬼已经扒下裤子来了。

“咦，那是什么？”孙全球眼尖，率先发现了蹊跷。

大伙儿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都惊异地张大了嘴巴，纷纷跑了过去。

靠大路的塘北沿上，插了一块菜板大小的白木牌子。牌子上用红漆写着：

孙庆余鱼塘公告

为发展淡水养鱼，官塘已经承包。为此，禁止游水、洗衣、洗污物，更不得逮鱼。违者罚款。

孙庆余启

真见鬼！官塘竟然成了鱼塘，竟然禁止游水！孙庆余是谁？是谁让他这么干的？孩子们都气炸了，七嘴八舌地咋呼起来。

孙二庆没吭声，只是用他那双眯缝眼狠狠盯着木牌子，好像要从那牌子上盯出个“为什么”来。孙全球耐不住了，说：

“拔了它！扔到鱼塘里喂王八去！”

“对对对！”孙小珠随声附和，“把它拔了喂王八去！”

“你们知道孙庆余是谁么？”孙二庆掀动厚嘴唇说，“就是孙大头呀！”

是他？怎么偏偏是他呢？这不明明写的是孙庆余么？怎么又成孙大头了呢？孩子们一下子都愣住了。

孙大头是个厉害角色，很不好惹。孩子们大多吃过他的苦头。他家后院里有棵杏树，结的巴达杏又大又甜。谁看见谁都要流口水。孩子们口袋里没有钱，有钱也不见得买得来。那就只好去……摘。瓜果梨枣，谁见谁咬，算不得偷的。他家后墙不高，可墙头上插满了圪针，爬上去会挂破衣服和皮肉。杏树下还拴了一条凶恶的黑狗，就是翻过墙也难接近那杏树。要是叫孙大头瞧见就更了不得。他的手像铁钳一样，叫他抓着，怎么也挣不脱。他不打不骂，也不去找家长告状，而是直接把人送给老师。这一手就很毒辣。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，都是孙大圣的后代，大人跟大人见了面，不好说什么。老师就不同了。他好拧人的耳朵，让人检讨、写保证书，还要罚你写三十遍生字，或者做五十道数学题。最糟糕的是你这学期《家长通知书》上就甭想有好话了。这样的通知书让家长看了还能有好果子吃么？

那队长也怪，偏偏让这孙大头管菜园。一到夏天，那菜园里鲜

嫩的黄瓜啦、熟透了的西红柿啦……是很馋人的。队长的老婆常常扭着肥肥的屁股去摘，愿意摘多少就摘多少。可孩子们就不行。还离着老远孙大头就咋呼开了：“去去去，旁处玩去！”一边喊一边轰鸡似的挥着胳膊。好像孩子们不是人，而是一群鸡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

孩子们也曾试图进行报复。譬如趁孙大头在菜地里忙活，偷偷潜入他看园的小屋，往他盛饭汤的瓦罐里撒上一把土啦，或是在他家大门上撒上一泡尿啦……但很少获得成功。他那双大眼泡贼尖，他家那条狼似的大黑狗特厉害。即使偶尔得手一回，也好像不过瘾，没多大意思。大门上撒泡尿一阵风就吹干了。瓦罐里撒把土，水井上一涮就干净了。妨碍了他什么呢？孙大头还是孙大头，他仍然抠抠唆唆、凶眉横眼。孩子们仍旧吃不到他的巴达杏和队上的西红柿、黄瓜。

回忆起这些陈年老账，面对孙大头这一新的罪行，孩子们一个个恨得牙根发痒。恨不得立即采取行动，对他进行毁灭性的打击。可是孙大头不好惹呀，他会对我们怎样呢？尤其他们即将小学毕业，那操行评语关系重大呢！

可是，他们毕竟不同于前几年了。他们长成大孩子了，会动脑筋了。

“我们找他评理去！”孙二庆很有把握地说，“官塘是大家的，他凭什么独占？兴他养鱼，为什么就不兴我们游水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孙小珠点着胖脑瓜说，“我们找他评理去！”

“他不让洗衣、玩水，直接损害妇女和儿童的利益！”孙全球家是养鸡专业户，他爹订了好多报刊。他一到家就翻着看，日子一长记住了很多时髦词儿。眼下急中生智，他蹦出了这句颇有分量的话，“党中央有号召，邓颖超奶奶有讲话的，他违犯就不行！”

“早先咱怕他，咱摘过他的杏。”一个叫孙豆儿的孩子说，“这回咱可……”

“谁摘过他的杏？他那杏压根就是酸的，谁稀罕？”孙全球尖叫着打断了孙豆儿的话。可他还是咽了一大口口水。因为他想起孙大头后院里的巴达杏又红了。

“好了。走，找孙大头去！”孙二庆说。

孩子们正要拔腿，不想孙大头推着辆胶轮车，摇摇摆摆地来了。

他不愧叫孙大头，头也真大，还光溜溜的，没长几根毛发。一颗酒糟鼻子鲜红鲜红，让人想到那熟透了的山楂。他的手推车很新，车架上涂着金晃晃的油漆，可车上头装的却是腌臢的牛屎。大概他独占了官塘心里有愧吧，他对孩子们竟客气起来了：

“哈，都放学啦？欢迎欢迎。欢迎你们参观！”

“呸！”好几个孩子都气得吐了口唾沫。狗鼻子上插葱——装象哩，谁不知道你孙大头呀！可到底怎么评理呢？孩子们虽然都有满腹理论，却不知怎么开口了。

“大叔，我问你个事儿。”还是孙二庆有道道，要不怎么能当班长呢，“这是官塘呀，还是私塘？”

“当然是官塘呀。要不，咱村怎么能叫孙官塘呢！”孙大头笑嘻嘻地说，“这官塘叫我承包养鱼了，跟村民委员会订了合同的。合同就是法律，谁也不能违犯。懂么，孩子们？”

“既然是官塘，就该人人有份。你养鱼就养鱼，怎么禁止大家洗衣、游水呢？”孙二庆斟酌着字眼，掀动厚嘴唇很有分量地说。

“哈哈，这你们就不懂了！老娘们洗衣用什么？肥皂、洗衣粉。那玩艺儿有毒，对鱼有害哩！鱼还怕惊吓。有人在塘里乱扑腾，它就不肯长。就像你们黑夜看见了鬼火，吓掉了魂，就要害病一样。鱼儿长不好，我的承包计划就完不成。村民委员会要罚款的！”说着，他将胶轮车放在塘边，从车上抽下一柄铁锨铲起牛屎，往塘里撒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撒牛屎？”孙全球大惊，“毁了！塘水全毁了！”

“嘿嘿，洋学生连这也不懂？这叫施肥。养鱼也得施肥。要不，

那水里的小虫就不肯长，鱼就要挨饿了。乡里那鱼技术员给咱讲过。这叫科学，懂么？”

“什么科学？你这是破坏！”有个叫三兴儿的小家伙楞头楞脑地说，“好好一塘水全成臭的了！”

“怎么会臭呢？你们不懂，回头问你们老师去。嘿，你们不想吃鱼儿么？咱们这儿的鱼多缺呀，过年过节老贵老贵的。明年就好了。咱保证让大家都吃上鲜鱼！清炖鱼、红烧鱼、糖醋鱼、干炸鱼、鱼丸儿……嘿嘿，又香又鲜，真好吃！”

“不稀罕！”孙全球说。

“不稀罕！”好多孩子也跟着喊。

“说不稀罕，那口水怕是又淌出来了吧？看看，小珠的口水都淌到下巴上了。嘿嘿，看呀！”

果真，孙小珠的口水淌出来了。孩子们轰地笑起来了。

“没出息！”孙二庆朝孙小珠斥道，“怪不得人家叫你猪八戒，你只知道吃、吃！”

唏溜！孙小珠的口水被吓得缩回去了。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好了，都回家吧。天什么时候了，你们的娘在家做好饭了！”孙大头用很关心的样子说，“明儿见！”

大家抬头一看，太阳真的落下去了。一股股东南风从水上跑过，带来了一些鱼腥味儿。塘水皱着眉头，满脸的晦气。连垂柳也伤心了，甩着头发，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。一只青蛙在堰南沿哇哇地哭，诉说着满肚子委屈。

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游水的兴致全给破坏了，身上一阵阵发冷，叫游也不游了。谁稀罕你那牛屎臭的塘水什么的！

孩子们很沮丧，像那被太阳晒蔫了的小草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官塘上的事变比当年的芦沟桥事变还要重大，还要叫人伤心。今后怎么办呢？难道一辈子就不游水的么？那……叫人怎么活下去？

二 村民主任像个耗子一样躲了起来，他们气得大骂。这真是个倒霉的夜晚！

过去叫队长，当下叫村民主任。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官儿，比芝麻粒儿还小。可在孩子们眼里，比喜马拉雅山还要大，比任何人都厉害。

早先队里那头犍牛好吓人，谁都怕。谁也不敢使唤。只有三兴儿他爹敢。那犍牛身子像一堵墙，两只角像两把剑，眼睛瞪得像两盏灯，凶起来惊天动地，再粗的缰绳也拴不住。三兴儿他爹一来，它就老实了，闭上眼，耷拉下尾巴，服服帖帖趴下了。

三兴儿他爹是出了名的楞头青，谁都敢骂，就是老天池也敢给捅个窟窿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就怕村民主任。主任叫他上东，他不敢上西；叫他打狗，他不敢撵鸡，规矩得像个小丫头。你说怪不怪？

既然村民主任最厉害，孙大头还能不怕他么？这个道理不复杂，孩子们一下子就想到了。走，找村民主任去！叫他治治那孙大头。

村民主任很忙，在家里是找不着他的。他几乎天天都在村西那个大院里。

那大院原是孙官塘的重地——政治、经济的中心。队部、粮仓、磨坊、油坊都在那里。后来，队部、粮仓用不着了，油坊、磨坊也散了架，亏得村民主任伸头承包，油坊、磨坊的机器才又转了起来。

如今，磨坊、油坊都很兴隆，一天到晚轰轰地响，磨面、榨油的人离离拉拉不断。村民主任自然就发了财。

天，黑透了，没有月亮，星星倒不少，可惜都太小，不亮。好在路极熟悉，孩子们没费什么劲儿，村西大院儿就到了。

“停停！”在大院儿门口，孙二庆叫住了大伙，“咱别都去。选几个代表。人多了主任会嫌烦的。”

说得对，还是班长水平高。那就叫班长打头。孙全球聪明、机

灵，嘴巴也好使，当然得去。三兴儿胆儿大，什么都不怵，也合适。孙小珠虽然肉头肉脑，屁事不顶，可村民主任是他的二爷爷，近门儿，兴许有点面子，也算一个。代表们嘀咕了一阵，抖了抖精神，进去了。剩下的全在门外头等着。

大院里通亮，一扇扇窗户都射出了耀眼的灯光，机器声很响，震得地都在晃荡。东边那几间屋里冒着腻烘烘的油香，是油坊；西边那几间白粉飞扬，是磨坊。一些衣着肮脏的人出出进进地忙碌着。那一拉溜北屋原来是队部和仓库，眼下正叮叮当当地安装机器，说是要办什么钢厂。院子很脏，这儿一堆煤灰，那儿一垛砖头。煤灰上和砖头缝里长满了青草。几个山羊一边蹦达、啃草，一边屙着羊粪蛋儿。噢，怪不得那草长得旺哟，山羊给它们施肥哩！

“大爷，村民主任在哪儿？”孙全球向一个小老头喊道。

那老头儿不搭理，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孩子们一眼，便快步走进油坊里去了。

“是个聋子！”孙小珠说。

“机器声太响。”孙二庆说，“我们挨屋找吧！”

……

村民主任从磨面机后头钻了出来。他白发、白眉、白胡须，手和眼睛也染得雪白，简直成了白毛……男，显得很滑稽。孩子们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村民主任不耐烦了。他当了二十多年干部，养下了一个坏脾气：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。比他年老、辈大的人，他也敢训，何况这几个小孩子？眼下快割麦了，前来磨面的人挤成疙瘩，偏偏电又不正常，这种时候，小孩子们来打扰他，他会高兴么？

“我们告孙大头！”孙全球粗着喉咙咋呼，生怕村民主任听不见，“他霸占了官塘，损害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！”

“去去去，什么大头小头的！”村民主任舞扎着胳膊说。

孩子们眼前立刻腾起了一团白雾。突然，孙小珠哇呀一声，捂

住了眼睛，蹲在了地上，像负了重伤似的。孙二庆他们不知出了什么事情，慌忙围上去慰问。孙小珠直哎哟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
村民主任有点慌了。他掰开孙小珠的手，看了看说：“装什么熊样，咋着了？”

“闪开闪开！”两个壮汉抬着一个盛满小麦的铁筐箩闯了进来，把地踩得咚咚直响。村民主任像接见贵客一般迎了上去，咧开嘴巴笑着，帮着把筐箩抬上了大磅。他忙着过秤、记账，再也不理孩子代表们了。好像他们压根儿不存在似的。

代表们不屈不挠，又围上去，等待时机喊冤，诉苦。可惜村民主任不给他们机会，一股劲地忙乎自己的事情。

孙全球忍不住了，上去扯着他的衣襟喊：“主任爷爷，我们的事儿你管不管？”

孙小珠揉着眼也说：“二爷爷，我们的事您管不管？”

“什么屁事？找你们老师去！”

“你不能犯‘官僚’，”三兴儿急了，“你犯官僚就不行！”

“你们捣什么乱？”村民主任也火了，“都滚，滚你娘的蛋！”

“你凭什么骂人？”孙二庆像受了天大的污辱，气得涨红了脸，眼泪盈满了眼眶，“你村民主任也不能骂人！骂人犯法！”

不知是村民主任觉得理屈了呢，还是忙着去办他的事情，一缩身子钻到机器后头去了。

代表们穷追不放，不过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村民主任有齐天大圣的本领么？

代表们气得直骂，连孙小珠也跟着骂起来。既然村民主任不像个村民主任，二爷爷不像个二爷爷，代表们还客气什么呢？

村民主任过去可不是这样子。他当队长的时候，任谁都管，任什么都管得死死的。谁出工迟到啦，谁赶集或走亲戚没有请假啦，谁家的狗偷扒了队里的地瓜啦，他都要管，指着人家的鼻子，劈头盖脸地骂，骂了还不拉倒，还要罚你几个工分，或者扣你多少斤口

粮。有一回，孙全球他爹孙振寰把院墙朝外挪了半尺。气得队长一跳三尺高，非逼着孙振寰把院墙扒了重垒不行。孙振寰不肯，说是墙外头的地皮本来就是他家的，从老辈子就是。他乐意把墙怎么垒就怎么垒，谁也干涉不着。队长说孙振寰侵占了集体财产，犯了国法，要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公安局。孙振寰这才怕了，嘟嘟囔囔地说：谁说不扒了重垒啦？咱这就扒还不行么？

眼下，村民主任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孙大头霸占了整个官塘，难道不算侵占集体财产，不算犯了国法么？

夜深了，东南风像个醉汉一样在大路上游荡。它打着呼哨，喷出了满口的小麦香和杏子的香甜味儿。它还不满足，扑向可怜的孩子，将他们浑身的热气掠了个净光，弄得他们浑身冰凉，缩成了一团儿。

夜深了，星星也疲惫得眨起了眼睛。村民主任老滑头不给做主，像个耗子一样藏起来了，再找他也不会会有什么结果。时间耽搁得够多了，家里怕是已经闭上大门了吧，要是叫门准得挨骂。阎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做哩，明儿怎么交待呢？孩子们都害怕起来了。

这真是个倒霉的夜晚！该死的夜晚！

三 四处碰壁、倒霉，孙官塘的事算是没法办了。

倒霉的事儿还在后头。

第一个倒霉的是孙二庆。

别看他闷头闷脑，肚子里道道可真不少。他知道舆论的重要。他吩咐伙伴们四处游说，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。要是全村的人都起来反对孙大头，那孙大头准招架不了，准得乖乖地拔掉那块白木牌子。

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师，他们的班主任阎老师。